

[第十一卷]

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

叶文玲 著

叶文玲
文集

美是文学的生命

作家出版社

叶文玲
文集

「第十一卷」

叶文玲 著

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

作家出版社

叶文玲



叶文玲简介

叶文玲，女，1942年11月生于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是中国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

1958年发表处女作，从此走上文坛，后以短篇小说《心香》名闻遐迩。她恪守“美是文学的生命”的宗旨，孜孜于真善美的追求，同时致力于散文创作，收获颇丰。至今已有一千多万字共五十二本作品集及一部十六卷本文集出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无尽人生》三部曲、长篇历史小说《秋瑾》、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小说集有《心香》《浪漫的黄昏》等；散文集有《灵魂的伊甸园》《永远的诱惑》《枕上诗篇》等多种。

其作品曾获海内外多种奖项——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所颁的“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浙江省人民政府所颁的“鲁迅文艺奖——突出成就奖”及数十种省部级奖项等等。

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曾为第六、七、八、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委员）。

因为其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被聘为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洛阳师院等大学的兼职教授。1999年，叶文玲捐赠稿费，在浙大设立“新叶文学奖”。

为表彰叶文玲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浙江省台州市在台州市图书馆内专门辟有“叶文玲文学馆”；她的家乡——玉环县楚门镇，也专门设立了“文玲书院”。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的再
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
做完的工作。

——常书鸿

目 录

序 幕	001
第一章	007
第二章	022
第三章	039
第四章	051
第五章	063
第六章	073
第七章	086
第八章	099
第九章	116
第十章	130
第十一章	148
第十二章	165
第十三章	178

第十四章	191
第十五章	203
第十六章	209
第十七章	221
第十八章	226
第十九章	241
第二十章	257
第二十一章	270
第二十二章	285
第二十三章	298
第二十四章	313
第二十五章	323
第二十六章	336
第二十七章	349
第二十八章	363
第二十九章	376
第三十章	389
尾 声	407
跋	409

序 幕

蓬勃如诗的常春藤，在一面院墙上绵绵缠绕，如瀑的绿色，像要流淌出生命的汁液。雪白的院墙，仿佛是它生命的乐园，嫩嫩的茎，碧绿的叶，一簇簇，一脉脉，千茎万叶，缠绵交错，一张张叶片，撑起一顶顶碧绿青翠的小伞，伞缘相吻，伞伞相连，千伞万伞，漫漫铺张，顽强地展示着生命的升华。

耸立在院墙上方的特殊标记，使人看出：这是一所医院。

初夏的天际，朝霞似金，彤云似火，绚丽灿烂的天象，恰似放大到极致的一幅幅敦煌壁画。

宁静雅洁的院中，通向病区的小径，在绿荫下逶迤。

一个年轻人捧着一个方方正正的纸袋，从一条小径中疾速走来，径直奔向所熟悉的病区。

他在这面雪白而碧翠蔓生的院墙前稍稍驻足，微微定一定神，又从窗户外向里张望了一下，屏声静息地谛听了一会儿。

这扇在常春藤围绕中的窗子，静谧得没有一点声响。

窗内，是一间素雅而设备周全的“高干”病室。病室里，各种抢救医具一应俱全。

病室中侧卧着一位鹤发霜鬓的老者，老者床头的窗台上，摆放着一件特殊的物具——

那是一座小小的泥塑。

那是一个双目微睇身姿美丽的“散花飞天”。这“飞天”凝眸微笑的神韵，极似卢浮宫中的蒙娜丽莎，得见者无不被她动人无比的身姿和笑容所倾倒。

对于这位垂危的病人，这件摆设自然是医生的特许。

病床上的老者双目微合，睡态安详。

年轻人将那个纸袋捧在手里，蹑手蹑脚地推开了门。守候在老者病榻旁的护士，摇手拦阻欲要进来的年轻人：

“他刚睡着……”

年轻人脸上有一股掩饰不住的惊喜交加的神色，他急切而固执地说：“我是中央工艺美院的，我今天来，是和常老很早的约定。今天，您无论如何得让我把它交给老先生……”

焦急与喜悦使他按捺不住地将带来的纸袋拆开了。

是一本书。

护士像是突然意会到了什么，惊疑而轻声地说：“那么，您最好还是等一会儿，先别惊动他，等他自己醒过来时……一定要注意别让他激动……”话还未完，她惊异地用手指按住了自己的嘴唇。

她看见了：病床上，原本侧身向里躺着的老者，像是早有预感，突然自己翻身并睁开了双眼，迷蒙的眼神闪烁出一丝光芒。他颤颤地翕动嘴唇，朝护士点点头，似要说什么。

护士立刻趋身前来。只见他伸出了被子下的手，那瘦骨嶙峋的手指颤颤地，无疑是一种指向，但是，几个月来，这种语言的欲望和动作，对于这位生命垂危老者来说，都是那么困难，他的一切想要活动的愿望，显然都是一种徒劳。

但此刻，奇迹偏偏就发生了——

老人那早已失聪的耳朵，仿佛在年轻人到来的那一刻突然清亮起来，从年轻人蹑手蹑脚进门起，他那一直眯缝着的混沌的眼睛，也很有神采地睁大了，现在，它固执而又热切地朝年轻人手上的那本书炯炯注视着。

老人的手仍然颤巍巍地指着，毫无疑问，他想要来人手中的那本书，

护士无奈地朝年轻人努努嘴，示意他送过去，又轻轻嘱咐他要竭力使老人保持平静。

年轻人轻悄悄地上前一步，恭恭敬敬地将那本书捧到了老者面前——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著。

是一本印得非常朴素的书。

雪白的封面正中，是一只铁制风铃，映现着一片神奇的蔚蓝，风铃下部是一片纯金似的沙漠。

那是敦煌莫高窟九层楼的风铃，那是他谛听了五十年的风铃。

那是如大海般深邃的蔚蓝色，那是只有月白风清的敦煌才有的天穹之色。

天穹之色下就是鸣沙山脚那片迷人的金黄，那是沙粒如金子金子如沙粒的金黄，那是三危山下的莫高窟才有的那种神奇的金黄。

风铃在寥廓旷远的空谷中激荡，宏声浑似天籁。

老人精神陡生，再次用眼神示意他要起坐，护士连忙将床头摇高，使老人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半卧半倚的姿态。

老人固执地再次朝护士示意，执意要自己来翻那本书，护士再次照办了。封面印着莫高窟风铃的书，终于放在了老人胸前。

老人吃力地伸出手来颤颤地触摸书页，热泪纵横！

北京饭店贵宾楼。

富丽堂皇的紫金厅，有着东西方艺术风格结合的非常气派的装饰。

往常看来十分宽敞的大厅，今天却被三百多位中外来宾挤得满满当当。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的首发式，正在这个大厅举行。

仪式刚刚开始。

全国政协和北京美术界的领导在大厅正中就座。

常书鸿的夫人李承仙和长女常沙娜、次子常嘉煌等人，整洁的衣装佩着胸花，也排成一字儿分坐左右。

主持人在讲完简短的话后，将话筒首先递给了李承仙。

李承仙立起身来，激动异常，拿着话筒的手颤抖不已。

常沙娜向她附耳，轻声地劝慰：“妈妈，您镇静点……”

与会者很有礼貌地等待静听。

李承仙未及开口，泪落如珠，“我，我不知道怎，怎样讲才，才能表达……”

李承仙将话筒递给儿子常嘉煌，常嘉煌摇摇头，友爱地将话筒递给姐姐常沙娜。

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沙娜，虽已年届六十，依然一派艺术家风度：身材姣美，明眸皓齿，风姿绰约。

主持人向她再次点头示意，她才从弟弟手里接了话筒。

常沙娜气度从容地上前一步，泪光闪闪，“衷心感谢诸位的光临！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请大家原谅，原谅我的父亲常书鸿不能亲来参加这个首发式。我想如实奉告的是：我父亲在医院已经昏迷好几天了。今天的这个首发式对我

父亲来说，是无比光荣的时刻，他为此热切盼望了好多年。一个月前，当我将这部书的封面设计稿拿给他看时，他虽然已经不能言语，但他看着看着就露出了一丝笑容，他笑得十分动情、十分天真，妈妈当时就对我们说，这是父亲自从今年三月住院后最最开心的时刻……”

常沙娜从铺着雪白台布的桌上拿起了一本《九十春秋》，再次动情地说：

“……其次，我要感谢为我父亲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的朋友们。假如没有他们的倾力相助，在我父亲辗转病榻之际，在他已经失聪而又视力非常不济的耄耋之年，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一本书！由于他的身体状况，这本书的许多章节是他口述，由我们中央工艺美院的李砚祖同志整理的。所以只能写得非常简约，我父亲想要告诉大家的事很多很多。但父亲多次跟我说过，他最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一句话——这句话，在他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先生对话时也曾讲过，父亲说：我不信佛，但是，倘使人生真有来世，我还要守护敦煌，还要做一个敦煌人！”

与会者肃然动容，热烈鼓掌。

李承仙也终于镇定了心绪，语声急切地插说道：

“谢谢，谢谢大家！昨，昨天晚上，我一夜未眠，为了完成常老的嘱托，我将我们老两口多次合作画的一幅巨画‘飞天’画完了，最后一笔画完了。今天，这幅画已经搬到会场，我希望同样热爱敦煌艺术的朋友们也给我们留下永恒的纪念，朋友们如不嫌弃，那么，待一会儿就请你们在这幅‘飞天’上签下自己的大名……”

常嘉煌补充道：“因为画幅大，这个大厅摆不下，我们将它置放在一楼大厅，请大家待会儿就到那儿去签名，我替爸爸感谢你们……”

与会者兴奋而又感动地交头接耳，悄声地议论。

这时，紫金厅门口，依然蜂拥着一些没有请柬的中外记者。维持秩序的侍者只好阻拦：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您的邀请函。”

“我是没有带请柬，但是请柬放在单位，来不及拿，能否通融一下，先让我进去？”

“对不起，今天来宾太多，实在抱歉。”

两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小伙也想进入，结结巴巴地用生硬的汉语说：

“先生，我是中央美院的留学生，也没有邀请函，我们只是来看看，想看看常先生……”

“对不起，我们只能请持柬的先生女士进门，再说，常先生本人也没有出席……”

“同志，我也只是想看看会场，报道一下这个场面……”

“实在对不起，今天没有请柬的，请到一楼大厅，那儿有书，还有常先生的部分画作……”

“对不起，同志，请让一让，让一让……”

蓝天碧空下的西子湖畔。香樟滴翠，桂子香浓。

浙江大学校园内，花圃草地，秋色斑斓。

气派宏伟的礼堂内。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的首发式在礼堂大厅举行。

仪式刚刚开始，常书鸿在杭州的部分家属出席了这一仪式。

神采奕奕的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正在讲话：

“……漫漫九十春秋，风雨五十年华。作为著名画家、敦煌学学者，常书鸿先生长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为保护我们的敦煌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个画家，他二十四岁即赴法国留学，在艺术之都巴黎勤奋学习绘画艺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为国家博物馆收藏。留学十年，常书鸿先生在法国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当他发现了祖国的敦煌艺术后，就立志回国学习敦煌艺术。经过几年的辗转，他于1943年初踏上西行之路，风餐露宿来到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

会场内十分肃静，浙大的莘莘学子凝神谛听。

日本富士美术馆。

装饰考究而典雅的美术馆大厅。

一壁墙上，装饰着一幅巨大的“飞天”。

这里，正在举行敦煌艺术研究的报告会，与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敦煌学家和研究者。

在会议桌前排就座的，有公众很为熟悉的日本画家平山郁夫等著名人士。

一位发言人正在侃侃而谈：

“……毫无疑问，作为从四十年代初就踏上西行之路，在不毛之地的大漠开始了对这个世界宝库的探索和研究的常书鸿先生，我们先不评价他在绘画

艺术上无出其右的成就，光就他为保护敦煌、研究敦煌默默工作奋斗五十年的这种精神来说，的确非常人可比，常书鸿先生的确无愧于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赵朴初的一句比喻，赵朴老说：常书鸿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敦煌守护神’！……”

肃然的会场，掌声骤起——

第一章

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

——泰戈尔

第一次睁开眼睛认识世界，他最先看见的是一双瞳仁墨黑的杏仁眼。那是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是常常被邻居，特别是女人们热烈议论的女人。

她们说：“哎，人都说旗人女人都是宽宽长长的平板脸、细眯眯的小眼睛，没几副好看面孔。可人家常家的这个长房媳妇怎是这般例外？你看她细皮嫩肉那个白呀，一双杏仁眼水灵得像墨水里浸出来一般，模样那个标致哟，真比得上西施王昭君呢，啧啧，真正是美人儿一个！”

更晓事的人便又说：“岂止是面孔标致呢，看人家多会生养，头生一个是男孩，再一个又是男孩！又会拣好时辰，正儿八经的龙年得子也就够风光的了，偏又逢上个农历二月廿一！这二月廿一是啥时辰？明打明是‘惊蛰’那一日呢！为她接生的吴婆婆说，不早不晚，恰恰是午时，恰恰是打那声响雷时落生的，你说巧不巧？这等福气呀，你就是早早晚晚给送子观音磕上十八个响头都磕不来的！”

“所以说嘛，福大命大，挡不住来头大，知道不？都说龙年午时生的男孩是佛胎转生的宝贝，一般人家怕是消受不了的呢，难怪常家老太太看成是心肝眼珠似的……”

“这你就说离谱了，来头再大，他常家也不是皇亲国戚。他爷爷不就在热河头当个什么尉的，能有多大的官？”

“哪里，你没见过常家老太爷的那幅大画像吧？正儿八经的穿镶金黄袍坐

太师椅呢！”

“那是他们家老太爷，这孩子他爹，也不过小小一个工艺厂录事么！常家要真是了不得了，还会与你我做邻舍？反正呀，别人家再好，我是从来不眼气，晓得么，别人家的麻糍当不得自家夜饭的……”

“你呀你，都说到哪里去了，得得，跟你这人没法理论，好不好，等着看好了。”

“等着看就等着看……”

不管饶舌的邻居们怎样“等着看”，那个在午时“惊蛰”出生的孩子，没有听见自己落生的雷声，倒是在六岁那年，听见了满街满巷劈劈啪啪的枪炮声。

那是 1911 年。

伴随着这惊心动魄的声音的，还有一场熊熊大火。

那真是一场比枪林弹雨更教人惊心动魄的大火。“惊蛰”出生的孩子所记得的是，虽然他们的家离着火的中心点——浙江金库所在地的范台衙门还有一箭远，可那金库离人人都知晓的西湖却极近极近，大火烧起来的那会儿，他亲眼看到了，平日里碧绿碧绿的西湖水都映成了一片奇异的闪闪烁烁的金红色。

西湖水竟会是金红色的！

“惊蛰”出生的孩子，对颜色仿佛自小就有着特别的敏感。

“惊蛰”出生的孩子还记得：自此以后，他还常常在母亲的瞳孔里看见这片金红色，自此以后，只要提起那夜的大火，母亲原本像墨水浸过的乌黑的瞳仁，总是变颜变色地闪出令他心怖的这片金红。

大火烧起来的那会儿，他们全家仓皇地分头逃离了那个叫旗下营的祖居，他与祖母恰巧从亲戚家串门回来，被逃难的人群裹卷，祖孙二人惊恐万分地跑到南高峰的一所破庙大殿里，躲在大殿的供桌下。

长大后的他，想起儿时与祖母有关的第一个记忆，便是躲在南高峰的那所破庙中，祖母紧紧搂着他嘴里念念有词，那失魂落魄的情景令他再也忘不了。

那一年，祖父早已亡故，父亲也不在杭州。母亲和两个挨次出生的弟弟还有三个姑姑，没有来得及与他们一起奔逃，他们分头躲在城里的汉人亲戚家中。

大庙里陆续挤满了四处逃来的人们。

夜色深浓，寒意袭人，仓皇逃出的祖孙俩，根本没带什么衣物，缩在祖母怀里的他，因为突如其来的惊恐而簌簌发抖。

不光大火令他惊恐不已，破庙里那几具青面獠牙的神像，在他心中更加阴森可怕，黑暗中，那些神像如此面目狰狞，张牙舞爪地要朝幼小的他扑压过来。

他紧紧抓着祖母的衣袖，低低说着：“奶奶，我怕，我怕。”

祖母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一边不住地喊着他的小名，一边念念有词地念着菩萨保佑。

自此后，他切切记得了自己的小名叫灵官。

自此后，他也切切记住了祖母为他取名灵官的含义。祖母后来逢人便说正是为他取了个消灾祈福的好名字，菩萨发了慈悲显了灵，使他们全家逃过了一场灾难。

当时的灵官不解这份玄机。三天后，祖孙二人终于回到城里，回到旗下营的老宅院并和母亲弟弟相聚时，平日少言寡语的他突然问道：

“奶奶，为什么我们要逃，人家邱婆婆没有逃呢？人家说因为我们是‘鞑子’，是吗？”

“去去去，小孩子家别胡说！”一向慈祥的母亲突然瞪了他一眼，一面下意识地将比他小两岁的弟弟搂在了怀里。

祖母把他从母亲身旁牵走了，一面走，一面高高地仰起头，轻轻地咕哝：

“这有什么，我们就是旗人嘛，反正我们祖上没有作过恶，旗人有什么打紧？杭州城里的旗人，多了！灵官乖孙儿，你记着，我们是信菩萨的，你爷爷这吃皇粮的，都没有打过仗杀过人呢！我们不怕的。灵官，我们有菩萨保佑呢！”

祖母走路时，那双缠得粽子似的小脚一步一颤，她头上的那根假翡翠簪子下垂的那串小珠珠，随着她说话走路的姿态，也颤溜溜地一摇三晃。

乖乖的孙儿灵官眨巴着眼睛，似懂非懂地记住了：世上，原来有保佑人的“菩萨”。

灵官还记得的是，尽管钟爱他的祖母十分自信，可是，自打大火过后不久，家里的日脚突然就过得紧了，许许多多日子，灶房的案板上没放过一刀新鲜的牛羊肉。

灵官当然很馋吃肉，可吃肉越来越少这个严峻事实，由同样疼爱他的二

姑挑明了：革命革到他们头上了，他们这些八旗子弟包括他们的男丁后代，原有的那份旱涝保收的皇恩官饷，统统取消了。

灵官看到的另一个事实是：本来在外头做着一份小小差事的父亲，突然被祖母叫回了家，家里生活断了主要来路，叔伯兄弟从此要各自单过，祖母要这个长子来主持分家。

常家这有着四个男儿三个女儿的二十几口人的大户人家，终于分成了由兄弟们各自独挑过日子的小家。

灵官的父亲是长子，爷爷早已去世，最疼灵官的奶奶理所当然地和他们住在一起。灵官舍不得的是与同样疼他的二姑分手。

二姑在姑姑辈里是个很特殊的人物。

二姑会画会绣。很小很小的时候，母亲指着灵官戴的肚兜说，那上面的花儿鸟儿都是二姑教着三叔画了花样然后又亲手为他绣的。

灵官五岁那年的一天，家里突然热闹非常，上上下下忙成一团，又蒸米团又捣麻糍的，一屉屉的米团蒸好后，还拿红戳子一只只都点上个红印印。灵官觉得这事儿挺好玩，就帮了一手，他见祖母和大姑小姑忙忙碌碌地将这些戳了红印的米团，一一装到那对送礼用的红漆大盒篮里。

全家人都在进进出出地忙，唯有一早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的二姑不知在干什么。

灵官要闯进去看二姑，母亲拦住了他，悄声说：

“你二姑是在绣出嫁穿的花袄花鞋呢，二姑定亲了！今天你不好去打扰的。”

灵官有点扫兴，往门缝里一张，二姑真的在聚精会神地飞针走线。

灵官有点懊恼。好好的二姑为什么要定亲？定亲了为什么就不许他去“打扰”？他觉得二姑跟妈妈一样说话不算数，二姑前几天不是还跟他拉钩说二姑永远都不嫁人不离开灵官么？

灵官趴在门边，对着门缝一遍遍地喊二姑开门。

二姑明明听见了，可偏偏又装听不见，羞羞地背转身子笑，一张面孔绯红绯红的，头低得更低，手中的丝线刺啦刺啦地抽得更快，可就是不给灵官开门。

灵官更生气了，用小脚使劲踢了一下门，嚷嚷道：

“二姑说话不算话，我以后要理你，我就是癞皮小狗！”

二姑仍旧不理睬灵官的威胁，恼怒的灵官一转身，就听得她在房里扑哧地笑出声来。